

愛

染

晴

糸



康德八年四月一日印刷  
康德八年四月廿五日發行



社說 愛染情絲 (全一冊)

●定價國幣八角●

編輯  
行輯  
人兼

邱

曾

裕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

印刷人  
李

守

昌

奉天市大東區大東街一段三二號

印刷所  
大田

田

印

刷

局

奉天市大東區大東街一段三二號

發行所  
藝

光

書

店

店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

代售處

全滿各省各大書局

滑稽  
小說

愛染情絲 目錄

第一章 狡兔有三窟

第二章 春雲漸展

第三章 再接再厲

第四章 漸入佳境

第五章 不等邊多角形

第六章 離婚與結婚

第七章 得過且過

滑稽小說  
**愛染情絲**

**第一章 狡兔有三窟**

北京別名稱為燕京的都市裏，有一個中產的人物，他生成很白的一個小胖子，其實說他胖，並不怎麼胖的邪乎，因為現在社會裏的人們，差不多都瘦骨如柴，面黃肌枯的，所以顯得他是很胖，他有二十五六歲，他所懂得的，比一般相當年紀的人不見得少，越是摩登的事，他越要知道知道，彷彿摩登的事都知道，即可稱為摩登人物，不過他只是知道而已，他並不去作，比方冬天的時候，但也扛上一雙溜冰鞋，來來去去，他永沒見溜冰鞋挨過冰，夏天也買游泳衣，但他沒有下過池子，電影明星，無論中外，如壁克福，嘉寶，胡蝶，貂斑華，他都能把她們的私生活說說頭頭是道彷彿他親眼見得一樣，他家裏如無線電，留聲機，照像匣子，鋼琴，冰激凌的桶，冰球的手搖機，簡直無所不備，他的眼睛並沒有毛病，但是他要戴上兩層眼鏡，一副平光鏡，又套上一層附嵌鏡，是茶色的，如果說他不會只戴一副茶色眼鏡就得了嗎，不，那樣不摩登，非得嵌上兩層，才能表示出他的摩登玩藝兒多來，吃飯，也是搶鮮，他能說出北京市那個飯館子的拿手菜是什麼，女招待都叫什麼名子，和在那兒住家，家

裏有沒有什麼人，穿衣服更講究，就是鞋都要十幾雙在那裏擺着而不穿，他的摩登玩藝兒，都是爲作古玩用的，有時放在屋裏連動也不動，很講究的月份牌，永遠是一月一日，沒有撕過一張，痰盂擦得光亮而滿地皆痰，牆上是明星的像片，有時也掛上一張張大千的畫，兜安氏藥膏，阿司比靈，紅色補丸，大腦袋的清導丸，萬金錠，王府舒肝丸，全都備而不用，有病的時候，住在醫院，早起時，豆漿，牛奶全都送來，而他自己還有魚肝油，總之，他的生活，及其思想完全受着時代的支配，他也可以說是沒有思想，他的思想即是人家的思想，人家說什麼摩登，他便怎麼去作，他住在西單集雅士胡同，以前叫鷄鴨屎胡同，他有個母親，和一個妹妹，他的母親，本來是他父親的情婦，由情婦而成爲太太，妹妹有二十歲，生得很漂亮，橢圓的臉蛋兒，襯着黑的眼珠兒，紅的嘴唇兒，淺的酒渦兒，擺成動人的微笑，他們姓邵，邵老太太年紀五十正，她的個性，實在不好寫，就連她自己都覺得矛盾，她有時跟人家笑起來，笑她自己如何的矛盾，她常說，「我簡直成了瘋子一樣，」如果不知道她個性的人，很承認她這句話是對的，就拿她待兒女來說，惡的時候，把兒女恨得咬牙切齒，咒罵狠打，愛的時候，兒子說什麼就是什麼，譬如說，兒子要拆兩間房，邵老太太立刻給找瓦匠，老太太雖然五十，但刀尺起來，頗像四十以裏，她心裏也非常年青，說出話來，都是年青的人所說的話，她時常提起她二十歲時的風流史，什麼同某伶一塊兒吃飯，與某伶一塊兒逛遊

藝園，說完，又自己笑着罵自己道，「我那時候，簡直是個騷丫頭，一倒彷彿現在是老正盪了似的，其實她現在正跟兒子追一個坤伶，兒子叫邵野冰，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，正在捧一個坤伶，非常迷瞪，花了不少冤錢了，他因為怕邵老太太說他，他竟拉他的母親一齊捧那女伶，他和邵老太太要了不少錢請老太太聽戲，邵老太太挺喜歡，說兒子真孝順她，知道請母親娛樂，所以邵野冰要多少錢便給多少錢，邵老太太便是這麼一個人性，那女伶也是很有名的女伶，轟動北京社會上，邵老太太看了，也自迷瞪起來，比她兒子捧得還凶，有時帶着兒子進到後台找那女伶，有時約那女伶吃飯，有時坐汽車追那女伶到飯店，邵老太太真的像瘋子一般，逢人便說，「怨不得我兒子追她，真好看呀，哎呀，一朵花兒似的，連我都愛她，魔力太大了，我兒子真有限力，真有限力，」她不但帶着兒子追，並且帶着女兒也到飯店裏去追，所以邵小姐染成一種浪漫，這種浪漫是小姐式的浪漫，和女學生的浪漫不同的，女學生的浪漫是大方的，對於任何異性，沒有迴避的，小姐的浪漫，是自己的任性，遇着男性，她又腼腆起來，他們全家齊出，向這個女伶追隨，邵野冰是想把她弄到手，當自己的老婆，邵老太太也想把她弄來當作自己兒媳婦，小姐倒是無所謂，不過震於女伶的名聲，如看見追逐她的人那樣多，捧她的人那樣熱烈，不禁有些羨慕而已，其實認真說起來，那女伶還沒有那小姐年青而好看呢，邵小姐究竟是處女，而那女伶早已成了婦人，不過女伶善於修飾，善

於用媚，有那迷惑異性或同性的手腕罷了，人們又全是慕虛榮，好虛譽的，所以女伶便聲價十倍起來，追逐女伶的很多，又全是些有錢有勢力的，他們的醋爭和暗鬥，非常激烈而且肉麻，笑話是很多，現在又加上邵家這三位，越發透着熱鬧，邵野冰是糊裏糊塗的昏天黑地的花錢捧好，邵老太太是瘋瘋顛顛的奔走，屬在裏面亂追，這一來，要演出許多趣劇和醜劇來，這天，邵家軍又到戲院裏捧這女伶，女伶還沒出台，台下人聲噪雜，本國戲院，比外國戲院好處便在這裏，熱鬧，外國戲院專門聽戲，本國戲院的作用便複雜多了，喝茶，聊天兒，練嗓子喊好，功用甚多，假如靜靜的聽戲，那戲院裏早沒有人來，人都是擠的，踝膝蓋兒頂着後腰眼，啞口痰能碰着鼻裸子，而手巾把兒亂飛，瓜子皮兒滿地，遇上捧角的不好也叫好，既聽戲而哆瞌，洵樂事也，碰上熟人，三哥二弟，請安作揖，大聲傳話，既碍別人聽聞，又妨人家視線，三哥一高興，給二弟打的票，二弟立刻出去，買來香蕉，醬肘子夾燒餅，汽水兒，餅乾，香瓜，雞蛋糕，堆了一大堆，吃完一喝龍井茶，聽回戲跑兩天肚子，不這樣不快樂，邵野冰專會孝順老太太，買了不少東西，坐在前排，這時前三排都是一個銀行界的人包的，包廂裏面，幾乎都是捧角兒的，大概也就是兩廊子的聽衆，是專門來聽戲的，女伶一出台，好聲四起，震動屋瓦，這捧角兒的各有幫閒，每個捧角兒的都代許多，「幫閒的」，各據一角，互相排擊，捧角的爲討好於女伶起見，竭力請「幫閒的」努力喊好，幫閒的爲討

好於主人起見，更要特別努力，以期壓倒別個幫閒的聲音，叫女伶多看這邊兩眼，這樣便算得了勝利，回頭還有吃一頓致美樓的可能，並且，當那女伶的眼光，掃射到自己身上來時，透着格外的舒服，於是喊好更踴躍了，那被壓倒的幫閒，自然氣憤，衝突多半是在這種情形下發起來的，捧這個女伶的，很有幾個硬角，各帶若干人，比較還是邵家將顯得孤單，因此邵野冰，也感到有增加勢力的必要，因為手掌拍得腫了，嗓子喊得嘶了，也沒有得到女伶的青睞，這時候，有兩個幫閒罵起來，戲是一句也沒有聽下去，一邊罵着一邊喊好，好在什麼地方，沒完全理會，包廂裏，好像爭吵起來，這時全場秩序大亂，真正聽戲的都胆小，都往外跑。夥計亂嚷，婦女直哭。那是熱茶燙的，護者們，這些幫閒的組織，我都要寫明白，這些捧角的身世，也要述說，不過這個鋼筆頭，一時寫不出幾件事，小的先把這場亂的結果，放在這裏，先把這位女伶的身世寫一寫吧，女伶叫玉銀香，這是來北京授師後，給取的這個名字，她今年二十八歲了，但她對人說時，總是二十三歲，人家也相信她，因為她保養得好，又仗着脂粉堆着，在別人聽她說是二十三歲時，別人還許說到不了呢，她是上海人，從幼便愛學習唱戲，她的父母，因為家境很困難，也不叫她入學，在十六歲的時候，竟和一個執袴子弟發生戀愛，並且懷了孕，她的父親，本來想拿她生財，這個紅姑娘的寶貝，是很可寶貴的，如今竟白白失去了，一點便宜都沒有得過來，那有不生氣的，一生氣，竟把她逐出，她

竟和她的情人過度起來，起初也還好，後來肚子漸大，多少是失去美麗，而況經濟這方面，也發生問題，玉銀香不得已，遂聽了她情人的計策，到南京充當歌女來，在南京生下孩子，身體自然消瘦了些，跟着保養了些日子，便犧牲色相，登台演唱，也還不錯，仗着自己聰明，頗有幾個人來捧，生活也漸漸安裕，不料這時候，她接到她的情人自上海來信，說另一位女士結婚，叫她好好努力前程，原來她的情人在上海，知道她在南京很好，交了許多情人，所以一生氣，又和另一個女人結了婚，結婚的請帖，還給玉銀香寄來一張，玉銀香一看，不勝悲哀，當時她雖有幾個捧角的，但還保持着她的靈肉，沒有胡來，現在情人已拋棄她，她也就不再保持了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如此，既已如此，只好如此吧，她拿自己的身體來換金錢，自己儲蓄起來，而對於男子，便換了一個態度，她知道男子們沒有多情的，她盡量來放些自己都覺得很勉強的風騷，來誘惑男性，同時想盡種種手段來對付許多異性，如此成了習慣，經過幾年的這種生活，把她養成極機械化的浪漫女子，對於任何男性，都是假的情腸，她成了情場中的老手，於是一些追逐她的人們，越發被她誘惑的發狂了，一直到現在，和她發生關係的，不知凡幾了，而她到底沒有一個准的真丈夫，她把她儲蓄的錢，拿回上海，找到她的父母，她的父母見了，喜歡非常，幾年的積怒，一旦皆消，玉銀香又在上海認識了許多闊老，越老越鍾情，她的收入，簡直不可斗量了，她又來到南京，因為南京還有許多闊老

惜記她，她一邊和南京的閨老講戀愛，一邊又同上海的閨老通消息，暗送情波，因為她始終沒有一個准丈夫。所以大家全要想作她的丈夫。因為大家全想作她的丈夫，所以反而使她沒有一個准丈夫了，好在她手段使得圓滑，大家都伏伏貼貼的供給她，南京上海兩下裏跑，到處是家，人盡可夫，這時，她又想到北京來了，她不知道北京這些迷瞪鬼，是和南京上海不同的，她在上海南京好幾年，都是平安無事，惟獨來到北京，不上幾個月便演出許多趣劇來，她說「假如我這幾年在北京的話，我要說我是二十三歲，人家便不信了，」因為北京不像在南方那樣叫她舒服，應付自如，北京的人頭兒，不聽那套，當她想要來北京的以前，有她一個情人，在南京很有聲望，便極力叫她入學念書，他想用教育的力量，把她感化為自己的嫡太太，因玉銀香也感到當女學生是極摩登的，遂就答應了，她的情人，又向學校託情，學校見有這麼大面子，當然歡迎，從此玉銀香便白天念書，晚間唱戲，誰知叫她同學們知道了，便軒然大波，全體譁然，說不能和戲子同學，非要叫學校開除她不可，不然全體退學，學校無法，只得把她開除，玉銀香受了這個打擊，便藉詞要到北京來，她的情人只得又寫信託朋友，把她送到北京，投師於名伶門下，她又帶來許多的貴重禮物，給她師傅，所以沒有若干日便登台演唱，我這篇小說是寫北京社會的，所以她以前的生活史，只不過大略表白如上而已，現在書歸正傳吧，話說玉銀香正在台上唱，台底下忽然亂了起來，幸經軍警彈壓，復

歸平靜，茶房一檢茶壺損失不少，但又沒處去說，苦在肚子裏，邵野冰這次眼見有兩個幫閒互鬥，感到自己力孤。假如自己和人家衝突，非人對手，越想越不自安，喊好也不敢喊了。他對老太太說，「媽，我非交幾個朋友不可，這玩藝兒咱們人太少，一邵老太太是極胆小的人，見了方才的一陣亂，早已嚇得呆了，如今見兒子提議，也倒同意，不過又捨不得這錢，一交朋友，錢就不少花，老太太雖然能够花錢，可是不願便宜人家，自奉很厚，對人偏薄，自己高興，能够拿錢不當錢，對於人家，也是拿錢不當錢，却當作命了，自己花五十吃一棹席，本示闊綽，給人家賑災花一元錢，不幹，飯舖小費能給塊兒八毛的，拉車的多要一個銅子兒，不給，老太太花錢，就是這樣矛盾，邵老太太道，「交朋友得留神，現在這年頭兒可壞啦，人心都不在當間兒，全掖在夾支窩裏，你又老實，窩囊肺，別回頭受人家騙了，一邵野冰道，「不要緊，我跟您說，我在這一幫裏，是最精明的，誰都說我機靈，咱不能受他們的騙，明天我回家來，您先見見，這幾個朋友都不壞，有兩個您見過的，一邵老太太道，「誰呀，一邵野冰道，「有那個賈天才……一邵老太太沒等他說完便嚷道，「嘔，人家那孩子可真外場呀，嘴兒真甜甘，見人老是那麼規規矩矩的，喝，那孩子小錯，有出息，將來你看他是錯不了，比你心裏有准兒，嚇，可有准兒啦，一邵野冰笑得閉不上嘴了，他道，「媽，您瞧我交的朋友怎麼樣，一邵老太太點頭道，「不錯，這孩子我看心眼兒還不壞，一他們正說

着，茶房走過來道，「老太太，散戲啦，今天沒夜戲，一他們抬頭一看，可不是人全走乾淨了，他們淨顧了說話兒了，一齣整戲也沒有聽，出得戲院，娘兒三個便到飯館來吃飯，因為天熱，又搭着人也太多，便在院裏天棚底下的散座兒坐了，剛剛落座，邵小姐忽然看見有個棹兒，坐着三個人在吃飯，一個向着自己的非常眼熟，她叫道，「哥哥你看，那個人是你那朋友邵芳廉不是，一邵太太道，「邵芳廉，這個名兒很耳熟，一邵小姐道，「很有名的，到咱家去過一次，你會忘了，一邵野冰道，「妹妹不但記性好，眼睛也尖，可不是他嗎，一邵小姐道，「你怎麼不招呼人家一聲，這種朋友你倒不趕着交了，一邵野冰道，「你不知道，那邵芳廉架子很大，恐怕他不大愛理我，一邵小姐道，「我倒有個方法，你就提我問他那本書出版了沒有，他自然答覆你了，一邵野冰點了點頭，走了過去，招呼邵芳廉道，「老郁，老沒見，為什麼老不到我家去，你忙，我知道，一他連問帶答，一齊說了，反而使邵芳廉不知說什麼好了，連忙起來讓坐，邵野冰道，「我同舍妹朝華一塊兒來的，一說着用手一指，邵芳廉抬頭一看，果然邵小姐正在注視着這裏，兩個人一照面兒，邵小姐一笑，邵笑是十分美麗的，邵野冰道，「舍妹叫我問你有一本什麼書啊要出版了，是已經出版了，是，一邵芳廉道，「嘔，已經出版了，明天我給你送去吧，一邵野冰道，「那好極了好極了，哥幾個我候了，一邵芳廉等三個人連連遜讓不遑，遂各道，「兩便，一邵野冰回到本位去，邵朝華還

不時的向這邊看，吃完了飯，娘三個回到家裏，邵野冰又談到他的新陣容，說捧角兒非實力雄厚不可，遂對邵朝華說道，一妹妹，你替我寫幾封信，把賈天才他們都給約來，一邵朝華道，一一胸，我不管寫，亂七八糟的男子，我也不知道誰跟誰，我這女子，我不能給他們寫信，一邵野冰道，一你替我寫，落我的款兒，與你無干，一邵朝華一想，一不，那我也不寫，我的筆跡不能落在男子手裏，一邵野冰道，一你可真頑固，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，一邵朝華道，一說死了也不管寫，不管什麼時代不時代，我就這麼頑固，為什麼你自己寫，一邵野冰又陪笑道，一妹妹給寫了吧，我請客，一邵朝華連理也不理走開了，邵野冰無法，只得自己拿起筆來寫，寫了，一天才一對個字又放下了，因為筆畫少，怎麼看怎不像字，又想信怎麼寫呢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可以把自己的意思表白出來，自己也曾記住幾句尺牘用語，如什麼「正切馳思，忽奉手書」「津門一別，倏忽經年，一一朵雲飛來，如晤故人一等等的話，可是這些話與約捧角幫忙的事都沒關係，翻翻酬世大全，沒有一篇是約捧角助興的，一媽的還叫大全，一賭氣不寫了，明天親自去，比什麼全強，第二天一情早便跑出去了，邵老太太還沒走，邵朝華剛整完容顏，忽然按鈴響，女僕楊媽出去後，拿了一個紙捲兒進來道，一小姐，送信的送來一本書，不知誰寄來的，一邵朝華道，一拿來我看，一她接過一看，上面寫着，一邵野冰先生收，一她方要放在棹上，又一看，見下面寫着一邵芳

廉寄一心裏一動，手裏拿了半天，知道是郝芳廉寄來他的書，可是她不敢打開，而又想打開，她知道打開了她哥哥也不會生氣的，只是自己不好意思而已，她想到裏面一定還夾着信，信裏也要提到自己，想到這裏，不由心跳起來，她使用刀子，輕輕把黏着的地方撕開，一看裏面並沒有信，只是一本書，她想，一他昨天一定回去就忙着寄書，要不然如何今天上午就接到了呢，他雖然沒有寫信，但這樣很快的把書寄來，已經是想不到的事了，一她想着，打開書看起來，正這時，邵野冰帶着兩個朋友進來，來到上屋，先見了邵老太太，邵老太太一看，那矮的認認叫賈天才，那粗的不知叫什麼，邵野冰介紹道，一媽，這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叫毛國璋，一毛國璋請了一個安，又鞠了一個躬，說，一伯母，久仰久仰，一賈天才滿嘴叫太太，透着親熱，邵老太太是交際場中走過的，聽毛國璋說久仰久仰，很不入耳，那有對伯母久仰的呢，邵野冰問，一妹妹呢，一他是想給他的朋友介紹，大聲叫了兩一子，沒有答應，只得親自到西屋來請他妹妹，邵朝華見哥哥進來，忙跑過去說，一哥哥，郝芳廉寄書來了，一邵野冰把書接過來，連看也不看，扔在一旁道，一妹妹，有兩朋友來你去見一見，一邵朝華道，一我不去，什麼朋友都叫我見作什麼，一邵野冰道，一得啦，哥哥交朋友，那有家裏人不理的，你無論如何得給我個面子，一說着又直央告，邵朝華被逼無奈，只得隨他走了過去，賈天才認識，連忙說道，一妹妹來了，妹妹可好，一邵朝華不大認識，但人家這樣

透着親熱，不得不同禮，邵野冰又給毛國璋介紹，毛國璋又作了一個揖道，「是，久仰久仰，」邵老太太一聽，才知道他是把「久仰」當作一種口頭語，並不是什麼不敬的意思，心裏釋然，但也自好笑，邵朝華道，「請坐請坐，我們實在不會招待人的，」賈天才道，「太客氣，太客氣，我們也無需乎招待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們跟野冰真是生死交，多年的好朋友啦，哈哈，」邵野冰得意道，「不客氣，」這時邵老太太和賈天才等說話，邵朝華轉身出去了，邵野冰便追了出去，進到西屋，邵朝華道，「哥哥，我替你寫一封信，好不好，」邵野冰道，「人家全來了還寫什麼信。你又故意取笑我」邵朝華笑道，「不。不是給他們寫，」邵野冰道，「給誰寫呢，」邵朝華道，「人家給你寄本書來，你還不應當給人寫封回信嗎，」邵野冰道，「哈哈，我求你寫你不寫，現在你反而巴結着寫，我偏不寫，」邵朝華一轉身道，「你愛寫不寫，反正人家不笑話我不懂禮，以後再叫我寫，我還是不管啦，」邵野冰一聽，立刻又陪笑道，「得啦我錯了，妹妹給寫了吧，」邵朝華道，人家要問，可不准說是我寫的，」邵野冰笑道，「那不是給我自己洩氣嗎，」邵朝華遂喜歡的鋪了信紙，用鋼一寫起來，上屋裏邵老太太跟賈天才他們說，「野冰太不成材，你說什麼，什麼都不成，我就守着這麼不個孩子，把他疼起來，現在簡直昏天地黑的鬧，人家給說了許多姑娘，我都嫌不合適，叫他自己戀愛一個去，他又不會，招了許多野妓，足這麼一吃他，錢花多少沒關係，我是怕他

身體糟踏壞了，他的朋友又少，免不了上人家的當，所以我請你們哥兒倆來，就是爲多照應點兒他，這孩子是什麼不懂，」老太太說一句，賈天才答一聲，「是的，」邵老太太說，「其實若說起來呢，野冰這孩子，別看他顛頭，心裏倒是沒有什麼，」賈天才道，「是的，」邵老太太道，「他對於朋友什麼的，非常熱心，」賈天才道，「是的，」邵老太太道，「這孩子天生來的好心眼兒，永遠不知道什麼叫彎兒啦鉤兒啦，一衝性兒，」賈天才道，「是的，」邵老太太道，「他倒是跟他爸爸一樣，說什麼是什麼，」賈天才道，「是的，」邵老太太道，「我就不然，我是特別講究心細，這年頭兒什麼都不攔心不成，你們說是不是，」賈天才道，「是的，」邵老太太道，「我從前那時候心眼兒，可多着哪，聽個話兒，句句都攔心聽，當媳婦的要是攔心，那就叫人笑話了，」賈天才道，「是的，」邵老太太道，「我現在不成了，老糊塗了，」賈天才道，「是的，不，您現在還精明，比我們二十多歲的人精明的多啦，」邵老太太遂又把野冰捧坤伶玉銀香的話，說了一遍，並說請他們二位幫忙，多約幾個朋友捧捧場，多少錢咱們都花，「賈天才和毛國璋連聲答應說，「這不要緊，您不用管啦，破兩個月的工夫，我們必定把玉銀香給弄過來，這不算什麼，」邵老太太道，「可有一樣，你們別給惹禍，聽說玉銀香很有幾個硬角兒，聽說還有個大人捧着，你們若是鬧大發了，可給野冰惹了禍了，」賈天才和毛國璋道，「不能不能，決不能，我們平平穩穩的給